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五色海

【第1185期】

“喜鹊尾巴长又长，日间洗澡，夜里歌凉。”每年七夕之夜，村人无不谈论着喜鹊，据说它们当天会飞上天河，去给牛郎织女搭建天桥。这曾让我们在夜里仰头望着那灿烂天河，生出无限遐想。

有一种鸟，俗名玉茨鸟（方言读音），黑背白腹，长尾高翘，看起来形态健美。只是这种鸟常在茅厕（方言又叫玉茨）和猪栏的檐头起落，叫声类似“雨喳喳，雨喳喳”。每当它们频繁叫起，据说十有八九就会下雨，因此被乡人当作了能预报天气的鸟儿。

另有一种鸟鸣，据说能判别生男生女：当它发出的叫声是“喀喀喀喀，夸”，意味着生女孩；而当叫声变成“喀喀喀喀，吱”，则是生男孩。故村中有妇女怀孕、快要生产时，村后古樟上的这种鸟鸣，常会引起众多女人的关注和猜测。

叫声令人警惕和害怕的，则有乌鸦和猫头鹰。乌鸦叫如嘶喊，声音又大又急促，“哇——哇——”，村庄的上空每响起这不祥的叫声，人们的心头就会犯嘀咕，生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猫头鹰则深藏在古树的洞穴里，白天少有露面。它在深夜里的恐怖叫声，“挖祸，挖祸，挖祸”，令人毛骨悚然。据说这种叫声频繁，便预示着村里不久就会有人死去。

除了这些让人爱憎分明的鸟儿之外，别的鸟类不会在人们的心灵上产生太大的波澜。在日常生活里，它们就像我们司空见惯的寻常邻居：野鸡拖着长长的尾巴，突然从山窝扑棱棱飞过；老鹰在山顶之上高高盘旋，有时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俯冲地面，抓起一只鸡就腾空而起，飞得无影无踪；布谷在林间声声叫唤，催促播种，只闻其声，难见其形；翠鸟自柳叶间射向江面，啄了一条小鱼儿，疾速飞去；白鹭在田野上悠闲地飞翔，时起时落；高脚的董鸡隐藏在禾苗茂密的稻田里，不时发出几声“董，董，董”的叫唤……

原野间、村庄里，数量最多的鸟儿，自然要算麻雀。它们成群结队，数量极多。尤其在稻谷黄熟时节，它们铺天盖地在田野上空翻翔，犹如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这乌云常常像妖风一样，忽然而来，忽然而去。许多时候，它们一齐扑入金黄的稻田，尽情啄食的情景，让农人看了好不甘心，却也无奈。农人顶多扎几个稻草人，戴上破草帽，挂一把破蒲扇，插在田间装模作样，吓唬吓唬这些捣蛋的精灵。

千百年来，鸟类与农人和谐相处，一同构成了这世间的生动景象。人们甚至为了寻求与鸟儿的妥协，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节日。在故乡，每年的二月初一，是祈鸟节，俗称二月祈。此时，天气乍暖还寒，稻田尚未播种，园土也尚未栽种夏收作物，刚刚从寒冬里恢复活力的鸟儿，食物尚不丰富。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磨米浆，蒸一种七层或九层的碱水饺皮。因掺了黄栀子水，蒸熟后黄黄的，大如铜锣，有差不多两个指节厚，十分漂亮。人们会特地切下一大块，切成拇指大的小坨，而后扞在小竹枝上，用竹篮提着，一枝枝插在田埂边、园土里。插时，轻轻祈请念叨：“鸟公，鸟婆，不要啄我的菜，不要啄我的禾，来吃我的饺粑坨。”

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曾多次跟随母亲在空旷的田园插饺粑坨，请鸟儿们享用。不远处，众鸟时飞时落，体态轻盈，叫声清脆，一如我们过节一般，看起来十分开心。

在我童年的故乡，单是叫得出名儿的鸟类就不少：麻雀、燕子、喜鹊、乌鸦、老鹰、翠鸟、白鹭、董鸡、猫头鹰、野鸡、布谷……随便哪个人，张口就能报出一大串。至于山岭间没有名字，或者有方言名称却难以用文字准确表达的鸟儿，种类则更多。它

八公分村

祈鸟

◎黄孝纪



春暖花开的日子，蛙鸣虫吟，鸟儿似乎一下子也多了起来。田间山野，村檐江树，随处都是各种鸟儿飞飞落落，百般鸣叫，充满了无限生机。

们大小不一，毛色各异，叫声不同。我们无论走进哪一片山野林间，但闻众鸟鸣啾，声音多样，很难分辨哪种声音是哪类鸟儿叫出来的。

那个时候，村旁古树众多，古樟、古槐、古槐、古柏、古枫，无不繁荫阔大，高耸云天。江边塘岸、溪圳两旁，垂柳、高杨、梧桐、苦楝、桃树、李树，乃至种种灌木、野竹和荆棘，生长茂盛。周边的山林，满目是浓郁的苍翠。这样的环境，自然成了鸟类的天堂。

长久以来，这些寻常的鸟儿，与农人同在一片天地间生存，繁衍生息，享受着天道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命时光。有的鸟儿，甚至已深深融入民俗文化，影响着故乡人们的喜好和禁忌。

在故乡，燕子和喜鹊便是吉祥的象征。燕子属候鸟，冬去春来，谁家若是有双飞双宿的燕子筑窝，那是令人高兴的事。童年里，我家居住的那栋青砖黑瓦的老厅屋，每年春上都有几对燕子筑窝，从天井飞进飞出。那时厅屋里一共住了五户人家，人气旺，孩子多，我们常被父母祖辈告诫，不能拿竹竿捅燕子窝，更不能爬楼梯掏那些刚出生的黄口小燕。

与燕相处的日子，厅屋十分热闹。燕子起得早，又勤快，不管天晴下雨，衔泥筑巢、啄虫喂雏，每日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它们的这种品性，正契合了那个时代的农人，难怪人们那么喜欢它。燕子又十分爱叫，叫声婉转，清脆悦耳，我们常仰头对着它们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吱！”

我家屋旁不远处那棵参天古枫，则常年住着一大群喜鹊。巨大的喜鹊窝在高高树顶的大枝丫间，像个黑色的大箩筐。喜鹊也是早起的鸟儿，每早，天蒙蒙亮，那古枫上的叫声就像开了锅，许多日子，我就是被那喜鹊叫声吵醒的。喜鹊尾巴修长，飞动时，黑色的翅膀下现出白而圆的大斑点，很是漂亮。它们爱成群出动，一齐出巢或暮归时，那翩翩而飞的身影，就如同一条在空中划过的黑色河流。

那时，村里有一个无人不知的谜语，谜底是竹筒水勺，谜面就是以喜鹊设喻：

的引水沟里。

到鸡丑山隧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石峰科长又一次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在来接迎我们的路上，问我们的车牌号。结果还是错过了。自打踏上248国道以后，路上就难得见到一辆车子。我们正向前走，突然与一辆SUV交会而过，因为对方车速很快，只觉得那很可能就是石峰科长他们的车。同事胡开宾眼尖，正和我们说着他的猜测，石峰科长就又来了电话。我们在经过一个弯道后，选了路边一块开垦地靠边停车，车刚停稳，便看到石峰科长的白色SUV出现在我们身后的弯道上。我们刚打开车门，从车子里探出身子，便见石峰科长他们每人捧着一袋哈达，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去医院的路穿越整个县城。我们跟着石峰科长，拐过几个弯，又沿着一条逼仄的小路走了一段，最后经过一个短促而陡峭的斜坡，把车停在九龙县民族医院的院子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跟着医院后勤的同事，拉着行李箱到房间里洗了一把脸，我们便出门，坐上一直等在院子里的石峰科长的车，沿着刚刚经过的那条小道进到县城去吃晚饭。

饭桌上，第一次见到九龙县卫健局的刘局长。刘局长是遂宁人，学的是检验专业，毕业分配到九龙县工作时，县人民医院还只能靠最老式的人工计数完成“三大常规”（血液及大小便常规）检查，而且已经满员，他只能被分配到一家乡卫生院。卫生院没有开展检验工作，刘局长只好到乡政府去守门，后来调回县城，慢慢成长为县卫健系统的负责人。尽管他个人没能完全学以致用，但对九龙卫健系统而言，起码做到了内行领导内行，不至于像我们知道的某些地方，外行领导内行，结果只能是时常说外行话，时不时干些外行事，一旦真出了什么事，你还奈何不了他。

回到医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借着昏黄的灯光，我和同事们站在医院办公楼门前拍了两张照片：一张突出人像，说明来的确实是我们；另一张重点突出了医院的门牌，证明我们此刻的确切所在。大约是有些兴奋过度，拍完照，忽然就感觉额头头痛得厉害，胸口咚咚狂跳，有一种随时可能撞破胸腔喷薄而出的架势。同来的胡开宾主任多次到过高原，他姐夫在康定开了一家医用氧气站，我们来之前他就联系好了，为防止翻越折多山时出现意外，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两罐氧气。同事骆正霞是从业多年的护理专业人士，见我们的惨状，便不由分说替我们装好吸氧导管。吸了至少半个小时，我们才慢慢缓过劲来。本来预备在路上使用的氧气罐，最终还是派上了大用场。

（未完待续）



视频，写了文字，却只保存在自己的手机或者电脑硬盘里的，像守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稀世珍宝那样，隔不久便偷偷翻出来欣赏或者把玩一下，看着看着，便又一次生出了再来的念头。我无疑属于后者。

我这次是要去折多山那边的九龙县。最初得知《2022年全省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开展时，我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然后毫不迟疑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便反复和同行的同事一起研究往返的路线，因此知道，去九龙县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雅西高速，经冕宁到九龙；另一条是走雅康高速，翻折多山到九龙。在地图上，两条路线连起来是一个不规则的心形，其间环抱的山水，绝大多数是我从未涉足过的，有好多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两条路都要翻山越岭，路上也都有冰雪，相比而言，前者的实际路程更长。我们当然选择了相对较短的那一条。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折多山——来甘孜高原，不经过折多山，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始于七八年前的那堂“功课”，至今仍将继续。

记得在确定行期之后，九龙的同事就告诫我们，在折多山上最好不要下车。同事解释说，从长时间的坐位到站立、行走，腹压的变化和骤然加速的血液循环会让人更加缺氧；即便下车，也不要太大的动作、太过剧烈的运动。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但我还是听从了同事们的建议，驾着车，径直向此行的目的地驶去。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夜色，石峰和氧气罐

尽管日历已经翻到新年1月，季节却还停留在上一年冬天，日子依然昼短夜长。这既是公历与农历的区别，也是因为我们置身高原之故。在离天更近的地方，所能感知到的“天”，似乎在平原更真切，也更深刻。当车窗外的暮色渐渐加深，笼罩着我们的车子和前行的道路时，我们离九龙县城也就越来越近了。

九龙县城建在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通往九龙县城的道路差不多都沿着峡谷底部的河流而行。远山依然有雪，但山间的树木却是明显地增多了，甚至可以看到那些常青的绿树上擎着暗绿的叶片。从早晨到黄昏，连续开了近八个小时的车，从雨天到雪山，再到绿油油的山川，这时候，疲惫是必然的，但更多的还是如释重负的轻松，是终于就要抵达一个陌生之地的那种兴奋和轻松。

这是我第三次来甘孜高原，却是第一次到九龙县，第一次站在九龙县民族医院的院子里，而石峰却是第二次见。作为医务科负责人，在我们确定行期之前，石峰科长便和其他几位九龙的同事一起到过天全，在我们工作的医院和我们见了一次面。我们从细雨纷飞的天全出发时，电话告知了他们我们的行程，一路上，便不断接到他打来的询问电话。

翻过折多山，离开318国道，沿国道248去九龙的路是双向两车道，全柔性路面。好几处阴山路段两边堆积着厚厚的雪，隔不远就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尼龙口袋，里面装满了细沙，大约是以备路面结冰时铺撒在路面防滑用的。有积雪和沙袋的提醒，我握在方向盘上的手就握得更紧了，生怕一不小心滑进路边堆满积雪

如果你是初来乍到，你定会禁不住像我第一次来时那样，甚至也像你在初次造访的任何地方都会做的那样，兴奋、欢呼雀跃、忘乎所以。可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只是转瞬之后，你就会感觉这几十公斤的肉身一下变得很轻，轻得让你感觉不到一丁点儿重量，仿佛随时可能腾空飞升而起，匆匆忙忙，不知道将飘向哪里。于是，你接着自然就会想，世上还有什么重的呢？存在是肯定存在的，但肯定不是（最起码不仅仅是）存在于这几十公斤之内的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天都要塌了”的感觉、念头、欲望、记忆，甚至也不是这几十公斤本身。

头痛，一时厘不清。索性不再继续伤脑筋，只管低头赶路，尽快回到让你能够感觉到这几十公斤肉身存在的去。一低头，猛然看见大地之上洁白的雪野里密密麻麻的脚印，可是你已经分不清哪一道是你刚刚踩下的。恍恍惚惚，隐隐约约，你分明知道自己觉出了些什么，像置身在暗夜里的人突然获得了光亮。这时候，重新呈现在你眼中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最起

援医札记

雪夜手稿

◎李存刚

是的，每个人都是大地上的过客，但在折多山上，你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轻。真的是轻如鸿毛啊，轻飘飘的，甚至比不过一片雪花。雪花飘来飘去，终归会飘落在大地上，一片接一片的雪落下来，落在山上，这座山便成了“雪山”。而人呢？眼睁睁地看着雪花从天而降，融入眼前的雪地里，你也许就会想到一个你从未想过的问题：到底是雪拥有山，还是山拥有雪？

码，你已经对这个世界上那些你一直以为自己十分熟悉和了解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重新掂量出了它们的轻重。高原，就是一个让你不断顿悟的地方。

好些人是带着猎奇之心来的，有点像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年走向心仪的女孩，既紧张又兴奋，因而手足无措、战战兢兢。被神奇化的高原，俨然就是一个吸力无穷的吸盘，召唤着一个又一个涉足前来。其实有什么“奇”可“猎”呢？无非就是雪山、草地、蓝天、阳光、牦牛、羊群、马匹、青稞、海子、大风……这些在网络时代，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东西，想看随时都可以看到。

那些来过的人，差不多人人都拍了照片、视频，或者写了文字，发到网络、报刊上，供我们查找、翻阅。不少人看过之后，也便生出了到此一游的念头——眼见为实嘛。过了若干时日，觉得恰当的时机，也便真就动身前来了。也有拍了照片、